

聽聽我 看看我

張聖華

「有事相求。」女兒大四那年，傳來一通簡訊。

「請詳述。」我回覆。

「我收留了一隻流浪狗。」

「妳那有時間養狗？」

「所以想請你們幫忙，可否暫時寄養在家裡？」

「暫時是多久？」

星期六，我和老公開了五個小時車去接狗。

「阿莎，過來！過來！爹地媽咪來接妳回家。」女兒打開公寓的門，回頭對著屋內高興地大叫。一隻捲縮在角落瘦骨嶙峋的獵犬斜睨了我們一眼，撐起來身子，慢慢走到我腳前，低著頭用上額頂頂我的膝蓋。本能地，我退了一步。。。一隻來路不明的狗！女兒皺皺眉：「媽咪，不是跟妳說過，阿莎已經洗過澡，看過獸醫，做了檢查和各種處理嗎？妳這樣拒絕，會傷狗狗的心。」我在心裡嘀咕：「妳養了幾星期就丟給我們，難道不傷狗狗的心嗎？」

離去時，我打開旅行車後座門，女兒示意阿莎上車，阿莎費勁地爬上來。門關了，牠貼著後窗玻璃，車啟動，車輪越滾越快，車外長髮女孩越來越遠，阿莎焦灼地抓著後窗玻璃似乎在哀嘆：「妳不要我了？」

回到家，夜已深，將阿莎安置在臨後院的起居室，她靜悄悄，我們也一夜好眠。翌晨，見牠畏縮捲曲在書架和櫃子中間的縫隙裏，身子陣陣微抖，我輕輕叫牠，牠低著頭走到我腳前，上額頂頂我的膝蓋，任我將狗繩繫好，帶牠從後門出去。

我們這排房子後面臨溪，從起居室出來，是個庭院，庭院另一端半人高的灌木叢權充圍牆給我們一些隱私。穿過灌木叢是鋪著碎石的沿河小徑，小徑下去有片稀疏斜坡林，再往下就是溪流了，社區裡有毛孩子的人家每天踩著碎石沿河遛狗。

出了後門，剎那間，阿莎似乎脫胎換骨般，精神抖擻急切越過庭院，穿過灌木叢，酷酷地站在沿河小徑俯觀斜坡林中的松鼠，鎖定其中一隻，像個冷靜殺手，輕輕走過去，離獵物幾步時，立刻加速追逐，錯愕的松鼠倉皇逃上最近的一棵樹，阿莎在樹下又跳又叫，我差點被牠拉倒，牠竟然邀功地望著我，我大聲斥責，牠不睬我。

每天，阿莎像伺機逃獄的囚犯，蹲在後窗瞭望，不然就像隱士懨縮在書架和櫃子的縫隙裏，晨昏在我尖叫斥責聲中狩獵，鄰居看到我們的「痛苦組合」，給我無濟於事的同情；若我解釋，這是女兒的狗，暫時借住在家裡，總換來類似的預言：「哈！這隻狗跟定妳了！」看來上大學的孩子們扔回家的貓狗還真不少。

一個週末上午，我正在清理後面的庭院，起居室門沒關緊，阿莎一溜煙衝出來，我驚叫：「阿莎！」連忙抓了狗繩緊追，牠已消失在樹叢中。我沿河來來回回跑了幾趟，大喊大叫，又在社區前前後後走了幾圈，都不見牠的影踪，這隻狗怎麼一陣風就在我眼下消失了？

悵然走回家，瞞見後門半開，直覺要去關門，可是關什麼呢？關了身，關不了心，要走就走吧，我也不強留妳。羊聽牧羊人的聲音，狗聽主人的聲音，而阿莎卻像一名對父母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青少年。

繼續收拾後院，樹叢中若發出搔動聲，我就不自覺地雙耳豎起，四處掃視，好像聖經中那位引頸翹首盼浪子歸家的老父。

庭院恢復平日秩序，進屋前，我對著樹叢再大喚幾聲，一轉身詫見阿莎從屋內出來，

低著頭走到我腳前，上額頂頂我的膝蓋，沾有泥巴微顫的身軀彷彿傳來陣陣的委屈 - 沙場老將，被禁錮被牽著走，又不時被叱喝責罵，可是這裡不是我的家嗎？阿莎抬起頭幽幽地望著我，我彎下身緊緊抱住牠。

漸漸阿莎變得挺拔有光澤，和我也磨合出默契，一天沿著河走，斜坡林竄梭的松鼠特別嚷鬧，我手中狗繩有蠢蠢欲動的拉扯，我用力拽了幾下，「阿莎，過來，坐下！」牠頓一下，踱到我左腳邊，半坐下。我想，現在是時候了！

我蹲下，左手握緊牠的頸圈，右手輕輕地將狗繩解開，接著左手緩緩放開頸圈。阿莎感受到我的不尋常，全身繃緊望著我，我拍拍牠的背，給牠一個禁令解除的手勢：

「去！」牠站起來，挺直，換上殺手的酷臉，俯視斜坡林，鎖定一隻松鼠，輕輕靠近，猛然追擊，獵物逃上樹，牠在樹下又叫又跳，不時邀功地看看我，我大聲連連誇牠，然後叫牠過來，她喜滋滋跑過來，享受我的甜言蜜語，拍頭揉背。我又收放阿莎幾次，有一兩回，牠追丟了獵物，尷尬地東張西望，我叫牠過來，摸摸牠的頭安慰牠：「妳已經退休了，玩票的。」

女兒畢業後去了大都會，在樓影中尋夢，偶在臉書上短訊中跟我們照個面；阿莎留在溪畔林間，陽光下追逐松鼠，聽到我呼喚，疾奔而來，抬起頭，頂頂我的膝蓋……

被修改的心得

1. 感謝老師仔細修改，通篇體無完膚；得到老師好評，莫大鼓勵。
2. 的/得/地，作/做，句子/段落 和 標點符號常出包，老師給了我一些指點，以後會好些。
3. 修改後的文句，比原稿通順。
4. 寫作進步沒有捷徑，為主而寫勤練七每。
5. 自勉不是不能寫，是沒有名師指導